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一九六三年第四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一九六三年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一九六三年第四輯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

廣東省專刊內字136號登記證

*

廣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定價：0.80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印行，旨在積累歷史資料和推進史料征集撰寫工作的開展。所選的稿，多是撰寫者（提供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或雖非親身經歷，但對某一項史實很熟悉，並掌握到第一手材料而編寫的），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這種史料是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的，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搜集的史料，包括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各个方面，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教、藝術、宗教、民族、華僑、社會生活等的史料，不拘體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實具體而能反映當時重要歷史事件或社會面貌的發展變化者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朱执信遇难情形別說·····	徐直公、张 伯 (1)
新桂系勾結日本帝国主义事实·····	王御之 (7)
沙面洋商的組織、活动·····	黄孝宽 (12)
广东飞机制造(装配)厂·····	敖 伦 (17)
黃埔軍校續办第七期始末·····	陈庆斌 (22)
广东軍事政治学校見聞·····	张詩教 (30)
記軍四分校的播迁与解散·····	张振鏞 龔志璽 张詩教 (38)
清末省办各书院及几間公私立学堂	
簡介·····	沈琼楼 (49)
广雅书院鱗爪·····	潘心一 (65)
清末广州河南兩間私立学校——育才书社和	
南武公学·····	朱英和 沈琼楼 (76)
清末广府中学堂和求是小学堂·····	沈祥龙 陈伯衡 (95)
广东公立法政專門学校杂忆·····	汪祖泽 莫擎天 (102)
广州教忠中学的初期和末期·····	朱子勉 (108)
参加清末留学生考試的回忆·····	朱子勉 (114)
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簡介·····	余少山 李蘅泉 (121)
广州最早的一間中医研究社·····	潘学漁 (132)
解散韶关美办开明小学經過·····	罗宗堂 (144)
广州淪陷时期的教育概況·····	陈嘉謨 (149)

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李松庵 (157)

我所知道陈廉伯的几件事.....陈天杰 (182)

梁鼎芬参劾李鸿章、袁世凯及其在广东

办学等活动.....

智	軍
---	---

 陈景吕 张伯强 (195)
张墨卿 沈琼楼

黄晦闻之生平及其政治、学术思想举例.....李韶清 (209)

我所知道的霍芝庭.....吴湘衡 (229)

高剑父晚年在穗办学散记.....陈曙风 (236)

附《广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十辑分类总目录... (244)

朱执信遇难情形別說

徐直公 张 伯

編者按：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在虎門遇難，当时广东省长陈炯明、政务处长古应芬据报，肯定为原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受莫荣新賄賂，假作起義，騙朱到虎門謀殺。朱死后他們还将两名起義人員指为凶手，枪毙于朱墓前，算是了此公案。有关朱执信之死的史料，不少都根据此說。但又有人認為不符历史真实，两被杀者并非杀朱凶手，是死得冤屈的。

广州文史館徐直公老先生为此事于一九六一年回到东莞故里，走訪太平鎮虎門寨老人林紹棠（已于一九六三年逝世），作过一次长談，并根据林的亲身見聞，写成《朱执信先生之死》一篇史料。指出朱死于起義的炮台守軍与起義民軍冲突的乱枪中。

徐直公先生来稿中述及林紹棠对他所說的話：“邓鈞（东莞民軍头領，林紹棠娶邓鈞之姊为妾——編者）部下亲身参与暴乱的人不少，这些人曾經向我縷述暴乱經過。但我始終沒有揭发这些秘密，因我認為反正已有两个替死鬼代邓鈞伏罪，不必暴露自己妻舅的过錯。今天党和人民，敬老尊賢，訪遺搜軼，让人民群众来写历史，自己觉悟提高，理当把这一事件真相公开出来，以証史实。”

对林紹棠所提供的史料，徐直公先生还托住在香港的朋友代訪朱执信当时的随員何振（仲达），向何了解核对。据徐直公先生說，何振所談与林紹棠所提供的，大致吻合。

张伯先生是当年商船“国民兴”号的負責人。朱执信殉難的第二天，他的船只被虎門要塞司令部扣留封用，朱案发生后，张伯对事件經過有所見聞。张伯所写《关于朱执信殉難見聞》，也說朱是死于炮台守軍与民軍冲突的乱枪之中。

我們把兩篇稿件送給何振的朋友王鑄先生看過。王鑄回憶說：

“朱殉難時，我不在廣州。半年之後，我回到廣州，在林直勉住宅遇見何振。彼此均同盟會中人，談話間涉及朱殉難事，何振說：當朱執信殉難這天，事前朱和幾個起義人員及我正在虎門司令部一間客廳談話，突然有數人跑入客廳，一人擎槍向廳內掃射，朱執信首當其衝，重傷倒地。槍聲甫響，我系軍人，懂得趨避，即伏于廳角地上，旋即逃脫。”

我們還將徐稿送請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間任虎門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先生和當年粵軍回粵的參與者羅翼群先生閱過。據李說，他在任要塞司令期間，曾對朱之死難真相，作過調查，所知情況，略與徐稿所述者同。羅閱後表示：徐稿所說的情況，他亦曾有所聞。

朱執信遇難事件，究竟實情是怎樣的，過去有過不同傳聞與記載。現在徐直公和張伯都提供了朱執信死于炮台起義軍與起義民軍衝突時的亂槍之中，兩稿所述情節雖略有出入，但主要方面說明並非丘渭南所殺害則是一致的。現將兩稿一併刊載，希望詳知其事者，能夠加以補充或校訂，以得出這件史實的真相。

一、朱執信先生之死

一九二〇年夏，孫中山命陳炯明、鄧鏗、許崇智等率領在福建西南部發展起來的粵軍回粵，討伐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大軍很快就克服潮汕，轉向東江方面進攻，節節勝利。但右翼軍到達紫金河源時，莫榮新組織所部桂軍增援，雙方展開劇烈的戰鬥，該地區三得三失，形成了拉鋸狀態。粵軍一時無法進展。

朱執信就在這時候到香港，派人運動虎門要塞獨立起義，同時策動東莞民軍頭領鄧鈞，答應在配合虎門要塞起義成功以後，由他來接任虎門要塞司令之職，鄧鈞又與當地的

綠林头子万沛联系，万答应随时可以策动虎門要塞附近几百个“綠林兄弟”支援。邓即对这些人封官許愿，得意忘形，以为从此可当上司令，左右一方了。时虎門要塞司令是商人出身的丘渭南（广泰来旅店經理之子），聞知部属不稳，立即只身先遁。虎門要塞起义成功。

虎門要塞起义独立以后，起义官兵派追云舰到香港迎接朱执信，朱于九月十九日抵达虎門要塞，对起义官兵进行慰劳，在随行人員中有何振（仲达）等。何是东莞大汾乡人，清末搞过新軍起义运动，对虎門一带，情况熟悉，人緣也好，要塞内部旧日官兵，对他均有好感。朱抵要塞司令部后，起义将領聞知虎門要塞司令已內定为邓鈞时，均提出反对，盖以虎門要塞官兵，曾經围剿过万沛的綠林，彼此打过仗，怕将来邓、万上台以后，可能挾仇报复，因而向朱执信陈說，坚請改变派邓鈞为司令的原来决定，另派何振为虎門要塞司令。朱經過考虑后，接納众議，乃于九月廿一日在司令部召集全体起义軍官及邓鈞、万沛等人講話，首先贊扬他們弃暗投明，奔向革命的义举，同时宣布虎門要塞司令一职，由何振接任；邓鈞、万沛等人响应独立有功，俟广州光复后，另行安排职位和奖賞。并勉励大家同心协力，为革命效力。

散会后，邓鈞、万沛等人，十分不滿。他們在家中密商对策，决定实行暴动，乘乱杀死何振，以泄其忿。邓、万即于是晚糾集部众，从东莞太平鎮附近袭击虎門寨內的虎門要塞司令部。邓、万部属，先从东門攻入，縱火焚烧火药庫一座，火光烛天，枪声大作。朱执信聞变，惊起出視，惨遭邓、万部下乱枪击中而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何振原与朱执信先生同在要塞司令部住宿，聞变急起，

逃向西門，爬过高樓，攀山越嶺，侥幸逃得性命。邓鈞、万沛兩人，被炮台官兵乱枪击毙。暴动后，要塞官兵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丘渭南又在这时曾一度回来，主持善后，故以后盛传朱执信之死，是由于丘渭南暗中勾結桂系莫荣新，接受巨額賄賂，布置阴谋，派舰将朱执信騙到虎門要塞，制造炮台起义官兵与邓、万所部綠林的冲突，乘机将朱暗杀，即此之故。

粵軍进入广州后，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命当时省长公署政务厅长古应芬召见何振，追問朱的殉难經過。何振有所陈述。但古应芬深信丘渭南勾結莫荣新之外間傳聞，痛斥何振有意歪曲事实，終于扣留了二个虎門炮台起义軍官，說他們是凶手，押往朱执信墓前枪毙。事前吩咐何振作証，何始終支吾其詞，不敢肯定，使古大为不滿，从此何振一直投閑置散，終身不被录用。

（徐直公）

二、关于朱执信殉难見聞

一九二〇年九月廿一日，朱执信先生在虎門遇難，我在同月廿二日，到达虎門。当时，我任省梧商船“国民兴”号的业务負責人，准备把这船駛回香港修理（船是港商广德昌船厂产业）。經過虎門时，为虎門要塞司令吳礼和扣留封用，下碇于沙角河面。因朱案发生，岸上相当混乱，我船設備較好，有中西餐樓房，故在虎門的“政要”（詳下文）均移来我船办公或居住，其間不少我的新旧朋友，对于朱执信之死，及死后之各項傳聞和緝凶等等，均有所聞見。茲將所

聞所見，記錄下來，作為史家的研究參考。

朱先生遇難，初傳系陳炯明因嫉忌朱執信，恐他驅逐了莫榮新成功之後，朱執信將占了他垂手可得的廣東省長職位，故指使吳禮和行刺朱先生。以後又傳聞朱執信之死，系丘渭南、自稱獨立反對桂系的炮台軍所害。朱先生那時系調和鄧鈞所屬民軍與第五支隊（即丘渭南部屬）衝突，調和後正欲辭回時，第五支隊忽又向民軍攻擊，民軍不支，紛紛逃走。朱先生在槍林彈雨之下，為第五支隊炮台軍所誤殺。射殺了朱執信的那個士兵，當聽到別人說被射殺的是朱執信先生時，曾即趨前向朱行敬禮（朱已重傷倒地），並說：“真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朱執信先生”。

朱執信殉難後，吳禮和宣布虎門戒嚴。任意扣留來往船隻，乘機敲詐勒索。他們所管轄的巡艦，系航商譚禮庭的唯一汽輪，被他征用後，在船首裝置小鋼炮，由蔡乃煌之侄蔡少棠任艦長。此船速率頗高，在虎門河面巡邏游弋，留難航商。沙角河面停泊被留難的商船不少，其中還有由“琮一”號輪船拖帶的戲班船一艘，聞被勒索三百元，才准放行。楊仙逸、陳慶雲等飛機隊^①奉命向吳領取炸藥製造飛機炸彈，襲炸莫榮新桂軍，吳亦諸多留難，他的部屬又在岸上包庇煙賭，紀律極差，有這種表現，故被人認為刺朱的嫌疑更大，卒被逮捕。時吳尚未睡覺，在客廳中與上橫檔炮台台長張善文因分贓而發生口角，偵騎甫至，即為其發覺，急從後門逃走。于是在我船上來往居住的許多“政要”如討賊軍司令部鄒魯、黃強、魏邦平、馬伯鄰（兼長洲要塞司令及地雷隊長）、飛機隊負責人楊仙逸、陳慶雲、張惠長、朱卓文，廣東海軍指揮招桂章及段祺瑞派來勞軍的龔振鵬等，立即商議，決定懸紅三百元捉拿吳禮和歸案。翌日，有船家婦女報

訊，說有一中年男子，留有虾九須，穿黑膠綢衣服，口操外江（北方）口音，叫喚該妇女的艇仔，載他到了飛雲船，于是當局據報，立即派隊查緝，果是吳禮和，乃將他逮捕解回我船。他到了船上，四處狂奔，隊兵恐他跳水逃走，加意防范，原來他是想找他的同鄉安徽人龔振鵬救援，時龔適赴太平，乃大呼找馬司令，後來，在廁所內找到了馬伯鄰，即向馬下跪求救。後由馬伯鄰與龔振鵬為他說情，再經當局研究，認為吳雖然有行刺朱執信嫌疑，但無確實証據，而他在虎門起義反莫榮新又有功勞，乃決定將他送到香港。過了四五天后，得孫中山先生“將吳禮和釋放”的指示，吳即由香港乘平南艦返來虎門，身穿洋服，頭戴禮帽，喜氣洋洋，和我們親切握手，問及一切，當即仍復原職。不久，所謂各政要，均返廣州，我船才啟碇返港。

（張 伯口述）

（許耀震筆記）

① 當時的空軍稱為飛機隊，只有水上飛機兩架，原是澳門法商電燈公司的游客機，由楊仙逸向美洲華僑集資購來，飛回虎門，由當局改為軍用，曾夜襲廣州桂軍。

新桂系勾結日本帝国主义事实

王 御 之

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煽动中国軍閥，繼續进行內战，企图把中国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給他們的侵略創造更有利条件，当即与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結，答应将一批武器，卖給桂系。当时李白困处广西一隅，野心甚熾；但感力量薄弱，不足以图大事，急于扩张武装力量，得到日本的支持，自然“喜出望外”，因此，沒有經過什么波折，很快就成就了这一宗买卖^①，日本和桂系，互相勾結起来了。当时，我任第四集团軍总部少校參謀，曾部分参与其事。

桂系购买的武器，于一九三四年秋陸續由香港运到梧州轉运南宁。随着武器的到来，日本軍事教官也先后来到南宁。同时，日本的政客、特务等也不断进入广西活动，跟着各种各色的日商也跟踪进来推銷日貨，对广西进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侵略。

当时輸入的武器有山炮、三八式野炮、迫击炮、輕、重机枪、擲弹筒以及有綫电无綫电的通訊器材、包括通信軍鴿、警犬等，除了这批武器以外，后来还繼續訂購，但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繳获张作霖的沈阳兵工厂出产的东西，經過加工修理漆新后出卖的。李、白等为了便利訓練起见，除将野、山炮，迫击炮、輕、重机枪等統交由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負責訓練外，另在南寧西郊的西鄉塘成立一個通訊兵團，派第四集團軍總部高參陳道行充團長，主持訓練。每一訓練部門，有日本教官一、二人隨帶助教（上、中士階級）二三人，來負責訓練，訓練對象除由各部隊輪流抽調下級幹部受訓外，軍校在校學生也一律參加受訓。此外為了提高中級以上軍官關於步、炮、空協同作戰的戰術素養起見，還抽調一批中級以上幹部來受戰術教育，但通信兵團的訓練，則以全團官兵為訓練對象，間中也抽調一部分通訊兵種幹部來團參加受訓。在這期間，在南寧的日本軍事教官雖常變動，但一般都保持在二十至三十人之間。

與擴張陸軍力量的同時，李白還企圖借此機會，向日本訂購飛機，擴充空軍力量，除派柳州航空學校校長林偉成偕同其軍械處長黎國培（林偉成的妻弟）到日本去“考察”外，同時，並從柳州航空學校中選拔飛行員和地勤人員送到日本學習。第一批選出飛行員二十名，組成二個組；選出地勤員十四名，組成一個組；並選派了各組組長和翻譯人員。飛行第一組組長為柳州航空學校警衛大隊長章澤群，飛行第二組組長為白崇禧的機要參謀劉維周，我當時任第四集團軍總部少校參謀，被指派為地勤組組長。一九三四年十月間，各組由南寧到香港乘船赴日，到東京與日本參謀本部接洽，飛行組被分派到明野空軍基地練習，我率領的機械組被派到東京附近的所澤陸軍飛行學校學習。

在所澤陸軍飛行學校學習了四個月以後，轉到岐阜市附近的各個“務原飛機修理廠”學習，五個月後，回到東京。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由東京經神戶登船回國，抵香港時，到日本駐香港的機關去取聯繫，我會見了白田武官等，和他們談過在日本學習情況，並告知他們，不日即回廣西。白田要求我

多留几天，将有事請我代办。他說：“张任民先生到南京去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已回到广州了，我有要事与他面談，請你打电话約他来港。在我們面談时还要請你翻譯，因为我們要談的話不便給外人知道，請你多留几天，办完这件事后再走。”我打电话后，张任民当晚即乘輪到港，臼田在日本人開設的旅館內开了一个房間，与张密談。臼田要求张任民把这次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全大会的具体情况告訴他。张把會議經過和各种決議原原本本的具体告訴臼田。臼田听了，頻頻点头說：“某些我們在窃收密碼电报中已知道了，某些我們还不够清楚。”同时张任民还就蔣、胡、汪間的微妙关系以及西南与中央的矛盾分歧，向臼田分析說明。臼田一面靜听，一面速記，交談完了后，臼田即刻草拟电稿，向日本拍发②。当时我很迷惑不解。张任民为什么会这样毫无保留地把国家内部的秘密告訴他呢？但又未便向张任民詢問。当晚臼田送张任民乘輪回广州后，約我于次日晚間在日本菜館吃飯。在吃飯时，臼田知道我是海南島人时，很感兴趣的对我說：“嗨！你原来是海南島人！那末，你該想办法使海南島摆脱陈济棠的势力来与广西合作，与广西打成一片，这样未来的发展就更快了。如果你现在能回海南島去，把一些人号召組織起来，我們馬上可以供給你武器，你需要多少就給多少，毫不成問題。你能够把海南島拿过来，我們还可以帮助你把海南島建設与台湾一样好。现在台湾有一批小火車鉄軌摆在那里不用，馬上可以交給你运到海南島去鋪設。”我說：“我很早就离开海南島，沒有在海南島工作过，与地方人士一向未有联系，搞不起来。”他还是煽动我說：“还是要多多留意想办法。”从这一席話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阴谋活动是无空不钻的，像我这样一个小小

的桂系軍官，还要被引誘利用，那末，对其他的軍閥、官僚、政客們的阴謀勾結，就不待說了。

第一批學員回国后，广西还是繼續派遣人去的，但一方面由于日本教官来多了，翻譯人員不够分配，另一方面又由于这批去日本的學員在日本受到歧視，印象不好，被选派的人在思想上有顧慮，不愿意去，这样就暂时擱下来。我回到南宁后，即被派到軍校任空、炮协同作战的战术講課翻譯，約一个月后，日本參謀本部派来一位日本陸軍大学校航空战术教官山田大佐到来（姓名可能不够准确），負責帮助桂系拟訂扩充空軍計劃，我又被指派偕同山田大佐到柳州航空学校，調查空軍情况。在航空学校住了二个星期，把空軍情况調查清楚后，复回到南宁。当时桂系已召集了上校以上将校来到南宁，等候听取山田大佐讲述航空战术。山田大佐一面草拟扩充空軍計劃，一面編航空战术讲义。我与第四集团軍总部參謀处上校科长包鍾敏，中校參謀吳鉄农担任讲义翻譯，集团軍总部高参刘斐担任課堂口头翻譯，約讲述一个多月結束。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間，山田大佐任务完毕回国，在临走时，要求白崇禧介紹他在路过梧州戎墟时与李济深一談，这样白崇禧又要我陪同他到梧州，在梧州民团指揮部与李济深家中联系，但这时李济深已离家赴港，不得遇而罢。

从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間起，桂系与陈济棠已酝酿反蔣的軍事行动，在南宁的市街上已張貼有“北上抗日”的标語。李白为了掩盖其勾結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內战的事实，乃于同年四月間把这批日本軍事教官送回日本。在临走时，李白在第四集团軍总部設宴为这些日本教官餞行，在宴会上，白崇禧作簡單的解釋說：“我們國內将发生战争，这完全是我們國內的問題，与你們无关，不过你們留在这里諸多不便，所以

請你們暫時回國去”。日本人是清楚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煽動中國發動內戰，這個目的現在既已達到，他們还有什么可說呢！不待說，他們都很愉快地離開南寧歸國去了。李、白就在同年六月一日，與陳濟棠用西南名義，向蔣介石發出通電，要求抗日救國。西南反蔣內戰，于此爆發。聞桂系與日本帝國主義交易中，還欠下日本一筆債，尚未清還，但日本帝國主義者，以陳陋的武器，已換得煽動中國發動內戰的目的，這區區的欠債，也就不計較了。

1963年6月22日

（民革廣州市委會供稿）

-
- ① 桂系向日本購買武器，共有數批，系何人接洽經手，我不了解。但武器是日本軍部托日本軍火商人經理是事實。（這是日本軍部對外推銷軍火的一貫作法。）這個軍火公司設在日本東京“東京驛”對面的“丸之內”的三樓，我曾到過，但公司名稱，記不起來。我們到東京時，該公司曾派員代我們找旅館和作嚮導，帶我們在市區參觀。
 - ② 張任民當時是李宗仁的參謀長，經常隨李住在廣州，我只聞其名，並未見過他。日本武官要我代他打電話約張到港面談是因我率桂系學員到日本學習，知道我是桂系軍官，也可以說是張任民的部屬的關係。日本武官在事先也不問我是否與張有認識，其實，我和張這次還是第一次見面的。至于張與日本武官面談內容，除在文內所述的外，其他已回憶不起。